在弘揚佛法的世界中找到自己

人物

【記者舒宜萍專訪\攝影】「阿彌陀佛，妳好！」一句親切的問候，令人身心舒暢，上週一（11月24日）見驚（圖右）與見瑄（圖左）兩位校友法師，特地從南投中台禪寺及彰化回到母校，一方面來找日文系孫寅華老師，尋找日語教材，順便看看本週五惟覺老和尚演講的場地。

兩位師父說：「好久沒回來了，淡江更漂亮了。當她們看到淡江時報上報導校慶活動「kiss長長久久」，和水環系同學參加大隊接力穿泳褲的照片，記者正想：「糟了！這樣似乎不妥。」沒想到她倆笑著說：「現在的學生真愛現，沒關係，菩薩也應該了解世間法。」

見驚師父原是中台禪寺知客長，見瑄師父為女眾佛教學院研究所學僧兼教授師，因為中台禪寺相當重視國際化，如果有日本來的外賓，見驚師父總是第一個安排見瑄師父來接待，她目前是中台日文翻譯第一把交椅。見驚師父說：「見瑄師父的功力，從日本賓客眼中發出光芒、頻頻讚賞中，就看得出來。」

見瑄師父求學過程一路平順，在本校日文系唸書時俗家名是廖麗閔，她非常羨慕孫寅華、黃憲堂、黃淑靜、陳秀蘭等幾位老師總是很有活力、親切的教導。有一次一位同學感情受挫，孫寅華找她和三名同學爬觀音山，她第一次看到平時長髮飄逸、穿著套裝的孫老師，換上牛仔褲，球鞋、開著小小的中古車帶她們去爬山，見瑄心裡很感動，老師並不是高高在上的，真的是傳道、授業、解惑的好老師，她在心裡立定志向，也要見賢思齊出國留學，把日文學得更流利，回國教書。

她從日本埼玉大學研究所畢業後，一直在台中技術學院、東海大學、靜宜大學等日文系任教，前前後後教了十年的書，見瑄師父說：「對女孩子來說，教書是一份既穩定又沒有風險的工作，只要不犯什麼大錯，沒有老闆會叫你走路。」但是長久以來，她的內心深處總感覺不踏實，因為「生命應該不只是這樣！」見瑄師問自己，人命無常，朝不保夕，哪一天一口氣上不來，難道就這樣終其一生嗎？

後來她想通了，除了教書之外，應該還可以多做些什麼，人生是邊走邊學習，一輩子

不是只能做一件事，老師對學生除了傳道、授業、解惑，心裡有疑惑時，如何才能解得開？她發現從佛法中學習是最快的方式，「師父常說：佛法是最好的醫院，可以開刀換腦，卻不會留下傷疤。」

當她在兩年前決定要出家時，父母不了解為什麼要把「作育英才」這麼好的工作丟掉，也有以前同事到中台來看她，說一樣教日文何必出家？見瑄師父告訴他們：「現在所學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，幫助更多的人找回自己的本心。」因此她真心發願，希望將自己在淡江及中台所學，能起大用，修菩薩行，行菩薩道，將佛法弘傳到世界各個角落。

今年五月改任中台禪寺普彰精舍住持的見驚師父，則是本校產經系畢業校友，俗家名楊真煒，說起學佛的過程，一切真的是「有緣」。1996年她在當助教時，惟覺老和尚來淡江演講，這是她第一次接觸佛法，聽完演講後她覺得自己「善根現顯」，皈依老和尚。接著放暑假了，學妹來問要不要參加中台舉辦的「禪七」活動，第二天研一的學姊恰巧拿來報名表，她就這麼自然而然填表參加。

在活動其間她靜下心來想了很多，「社會學」的內容與現實社會並不相符；老師教經濟學，定義是：「資源有限，人類慾望無窮。」經濟學教人如何分配資源，達到最大效用，她想：這樣還是沒有解決慾望無窮的問題啊？是不是該從人的根本來作改變？

想到自己曾在盲生資源中心當義工，一位罹患腦性麻痺的同學花敬凱，上課時問問題非常吃力，但是全班同學都願意安靜等他說完題目，他雖然表達有困難，腦筋卻清楚不受影響，有思維，對人生有方向，自己呢？打完禪七她就決定要出家。

當系上老師問她：「為什麼要出家呢？」她笑著回答：「因為人生很苦。」1997年她出家時，疼愛她的老師陳宜亨、邱俊榮、陳和全三位到場觀禮，讓她覺得備感榮耀。

她們兩位都很感恩系上老師的栽培與照顧，見瑄師父在日本留學時，陳秀蘭老師還曾經帶著中國食物探望留學生們，她現在日文這麼溜，也是老師的影響，所以她特地回母校再度請教老師，希望同時宏揚佛法與日文，見驚師父也每天開課講解佛法，她們說：「我們並不是躲起來清修，希望大家都能有機會來認識佛法。」